# 文史资料选辑

第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两广"六一"事变 ……刘　斐〔 1 〕

一九二八年粤桂战争 ……黄绍竑〔 35 〕

三一八惨案亲历记 ……楚溪春〔 54 〕

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

——张学良枪毙杨宇霆、常荫槐和收买日本

政友本党的内幕 ……王家桢〔 58 〕

中村事件真相……董昆吾〔 72 〕

阎锡山在大连时期山西各派的斗争 ……

…… 南桂馨　赵承绶　赵丕廉〔 76 〕

我与政学会 ……李根源〔 82 〕

西原借款内幕……叶恭绰〔106 〕

禁卫军之建立与改编 ……载　涛〔111 〕

北洋军的建立……张联棻〔116 〕

袁世凯之再起与吴禄贞之死……恽宝惠〔126 〕

陕西革命艺人李紫恒 ……张　钫〔130 〕

谈梁任公 ……周善培遗稿〔133 〕


China

**附注**

对«两广”“六一”事变»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三辑二六二页

对«三一八惨案亲历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七辑二二九页

对«中村事件真相»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二九八页

对«我与政学会»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二〇页、第三十一辑二九一页

对«北洋军的建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七辑一七〇页，第三十一辑二九二页

对«谈梁任公»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二九三页

China

# 兩廣"六一"事变

劉　斐

兩广事变爆发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簡称"六一"事变。它涉及的方面很广，关系兩广軍政人員的事情很多。我同广东軍政界接触太淺，同桂系往来先后也只有三个短的时期。第一次是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我在南宁講武堂学习，旋参加馬曉軍部响应孙中山先生援桂的百色起义。起义失敗后，我就回到湖南去了。第二次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我在西江講武堂学习，毕业后任白崇禧的参謀长，从梧州进軍开始，到扫清桂、柳一带的陆（荣廷）、譚（浩明）殘部、統一广西止。我因当时主張同广东合作，被派在广东方面作联系工作，一直到出师北伐，攻下南昌后（一九二六年冬），我就到日本留学去了。留学七年之間，对国内历次事件（如蔣介石叛变革命与宁汉分裂又合作，西征討唐（生智），蔣桂，蔣馮，蔣、馮、閻各次内战，及对江西紅軍的五次"圍剿"，我都沒参与，只在报上見到一些报道。第三次是一九三四年我从日本回国，又到了广西。这时我专来往各地从事抗日反蔣活动，对桂系内部事务，所知并不多。尤其兩广事变的前一阶段，活动重心在广东，我沒参与过陈济棠内部的策划，故对当时广东情况，知道的有限。加以事隔多年，当时的見聞，有許多已經淡忘。所以，从反映整个事变的情况来說，这个回忆录是极其挂一漏万的，只能說是一个极



China

簡略的梗概罢了。

## 一、西南方面与蔣介石对立的历史过程

"六一"事变前，西南方面与蔣介石的对立，主要是粤、桂两省軍閥与蔣介石的对立，其中以桂系軍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核心人物。

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是从旧桂系陆榮廷、譚浩明的林虎部和馬曉軍部分化出来的。远在一九二一年，中山先生遣粤軍(陈炯明所部熊略等)援桂，并亲自到桂林誓师准备北伐时，桂軍馬曉軍部在百色起义，响应孙先生。陆、譚前綫因頂不住粤軍的压力，就向百色后方退却，他們以两万多人的优势兵力包圍劣势的馬曉軍部(一千多人)于百色城內，将其全部繳械。当时白崇禧和黃紹竑都是馬部的营长。白崇禧只身由城墙上跳出来，率領駐城外仅存的一个連(我即在这連)逃到黔、桂边界。后来粤軍繼續深入到百色，白部才在粤軍支持下从黔、桂边界經百色到了南宁。这时，白因在行軍中跌伤了腿，要离开队伍到广州就医，于是把部队交黃紹竑率領。黃在白养伤期間，乘那时旧桂系內部紛乱和混战的机会，联合陆榮廷所部林虎的統領李宗仁，协謀統一广西。当时李宗仁称为定桂軍总司令，黃紹竑称为广西討賊軍总司令，得到李济深由广东方面的援助，逐漸扩大了势力。一九二四年白崇禧伤愈回到广西，李宗仁、黃紹竑各以所部的主力交白崇禧指揮，由白担任定桂、討賊联軍前敌总指揮，对广西各地的陆(榮廷)、譚(浩明)殘部从事有計划的扫蕩。他們經过約一年多的作战，到一九二五年完全消灭了旧桂系的势力，統一了广西，开始建立了李、白、黃等对广西的軍阀統治政权。实际在軍事上东征西討的，完全是白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崇禧。因此，白获得了“小諸葛”的称号，成为桂系的中心人物。

这时，广东已成立国民政府，并已肃清东江，完成了全省統一。我和李任仁① 都主張拥护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主張两广合作，以便出师北伐，打倒北洋軍閥。这个主張得到白崇禧的同意，他并派我去广东联系。这时，李济深也正在策动南宁方面的李宗仁、黃紹竑，要他們与广东合作。我到广州后，得到譚延闓、程潛等的支持，和那时的党政当局汪精卫、譚平山、廖仲愷等会晤，把两广合作、出师北伐等問題的初步方案談妥了，他們並希望白崇禧去广州作具体的商定。我回到广西，向白崇禧說明了广东方面的情况和态度。白馬上到南宁同李宗仁、黃紹竑进行了他們的內部協商，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后，就由白正式代表他們，和我一道去广州，經过数度会議，确定了两广統一，并准备出师北伐。

在北伐时，由李宗仁把广西部队編为国民革命軍第七軍，开赴前綫作战；黃紹竑为广西省主席，留守广西；李济深为总参謀长，留守广东；白崇禧为副总参謀长，随总司令部赴前方指揮作战。我当时也在总司令部工作，到一九二六年冬攻下南昌后，才辞职赴日本留学。

桂系在北伐战爭中，很順利地扩大了势力。他們先同蔣介石一道席卷了东南；一九二七年八月蔣介石下野后，桂系在关系南京政府安危的龙潭一役中，打退了孙傳芳的渡江反攻。从此，桂系对宁、汉合作后的南京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員会几具有左右的力量。时

---

① 李是白崇禧幼年时代的先生。白扫荡陆、譚殘部进入桂林时，李适任桂林中学校长。当时他是积极拥护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和国民党改組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一九二七年黃紹竑在广西执行蔣介石的清共政策时，李亦曾被追离桂。



China

唐生智反对特别委員会，認为違法篡党，派所部刘兴至当涂，向蘇湖挑衅，因而发生了西征討唐的宁、汉战爭。唐虽拥有湘、鄂、皖三省地盤，但因何鍵不愿打，粤、桂軍又进入湖南策应討唐，唐被迫下野。桂系乘机改編了唐的部队，又取得了武汉的地盤。

一九二八年一月蔣介石复职，繼續北伐到北京后，白崇禧以第四集团軍前敌总指揮名义，肃清津东一带的直魯殘軍，屯兵唐山，且阴結关外的楊宇霆，企图夺取張学良（張作霖已在皇姑屯被炸死）的家底。

那时，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黃紹竑留守广西老巢，桂系势力扩張迅速，并且凌駕在閻（錫山）、馮（玉祥）、張（学良）之上，因而成为蔣介石的唯一勁敌。李宗仁想把南北的桂系势力联成一片，企图夺取湖南，就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九日不經中央政治会議批准，逕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越权免湖南省主席魯滌平的职，以傾向于桂系的何鍵为湖南主席，并派兵两师逼走魯滌平，支持何鍵于三月一日就职，且繼續进攻退在常德方面的魯部譚道源师，經蔣制止无效，遂演变成为蔣、桂战爭。

当湖南問題发生后，蔣以請李济深从中調处为名，把李誘騙（听說系吳稚暉担保）到南京，軟禁于湯山。白崇禧想在北方策应武汉，蔣介石秘密起用下野赴日的唐生智由天津潜赴唐山，策动被桂系西征时改編的唐旧部驅白。白因变起倉卒，只身由天津逃至大連，再轉香港回到广西。

蔣介石于三月二十五日正式下令討桂，免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的本兼各职，二十九日亲赴九江指揮大軍进攻武汉，同时收买桂系的李明瑞倒戈，迫使桂系守将胡宗鐸、陶鈞不战而放弃武汉，退至鄂西一带，旋即投降。时李宗仁在上海被阻，不能回武汉



China

指挥，武汉失守以后，他也从海道逃回广西。

李济深在南京被軟禁后，李部的陈济棠等在广东主和，于三月三十日通电拥护"中央"，限令在粤桂軍离开粤境。陈济棠从此开始掌握粤軍实力，并在某种程度上替蒋介石担負了监視广西的任务。

那时黄紹竑正由广西去广州，看到广东起了变化，立即中途折回梧州。四月十日白崇禧由香港到达梧州，白、黄相見后，力主繼續作战。不久李宗仁也由上海到来，借口受許多中央委員和党内先进的敦促，自称为护党討賊軍总司令，集中兵力于西江，大举侵粤，声言討蒋。

蒋于五月四日下令免去黄紹竑的本兼各职，再行討桂，以湘軍何鍵部和粤軍陈銘樞部分路进攻广西。桂軍屢战失利，李、白、黄于六月下旬通电下野。蒋任俞作柏为广西主席，以李明瑞部駐防广西。湘、粤軍班师，各自离开广西回省。

在北伐时，張发奎曾一时以僞装"左派"博得一些人对他的好感。到南昌起义时，張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公开地反革命了。他因不容于唐生智，就把部队带回了广东，受李济深指揮。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間，李济深和汪精卫赴上海开会，張突然解除桂系黄紹竑等的武装，桂系大憤。正相持間，适广州暴动爆发，張部共产党人参加了暴动，張发奎才被迫下野。到蒋、桂战爭时，蒋为了利用張倒桂，又起用他为第四师师长，参加对武汉方面桂系的作战，桂系的胡、陶失敗后，張就駐防在鄂西宜昌、沙市一带。到一九二九年九月間，蒋命張部移防隴海綫，張疑蒋要解决他，拒不受命。适値汪精卫由法国啓程回国，張通电欢迎汪回国主政，同时为了保全实力，把部队由鄂西移駐湘西。蒋以擅自調动軍队的罪名，将他撤职查办。同时，亲汪的广西省主席俞作柏与师长李明瑞为声援張



China

发奎，于九月二十七日宣布广西独立。蒋命湘、粤軍防堵張发奎，并免俞作柏职，以呂煥炎为广西主席。張发奎部由湘西进入广西时，适值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策动广西旧部驅逐俞作柏成功，重新拥有广西地盤，并与張发奎合作反蒋，于十二月間协助張发奎进攻广东。蒋命何应欽督粤軍陈銘樞、陈济棠部于十二月十二日前后，在广州附近及花县一带剧战数晝夜，結果桂軍失敗，退回梧州。

到一九三〇年初，蒋乘蒋、馮战爭胜利之后，屯大軍于河南，閻錫山感受威胁，遂釀成閻、馮联合反蒋。閻于二月电蒋謂武力不足以統一，愿与蒋共同下野。李宗仁即通电推閻、馮、張（学良）为陆海空軍总、副司令。于是閻、馮再通电主張以总投票解决党爭，汪精卫复电贊成。到三月間，二（馮）、三（閻）、四（李）集团軍将領通电劝蒋下野，共推閻、馮、張、李为陆海空軍总、副司令。四月一日，閻、馮、李分别在各所在地就职，逐漸发展为蒋与閻、馮之間的中原大混战。汪精卫旋亦参加这个反蒋集团，在北方召开扩大会議，以召开国民会議、頒布訓政时期約法及召开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等相号召。同年九月，他們在北方組成了所謂国民政府。那时，桂系李、白、黃和張发奎为了全力策应閻、馮在中原作战，曾于六月初傾巢而出，大举进攻湖南，迫何鍵于六月四日退出长沙；八日桂軍进占岳州，武汉为之震动。蒋令粤軍进入湖南截击桂軍后路，迫使桂系放弃长沙、岳州，退回广西。黃紹竑在退却到广西边境时，忽然反桂投蒋。从此，桂系退保广西一省，編練民团，以解决广西兵力不足的困难；对外則联系一切反蒋力量，尤注意結好广东的陈济棠，希望能重新建立两广合作的局面，造成問鼎中原的有利形势。

当时蒋因張学良入关，取得了对閻、馮的中原大战的胜利，扩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大会議已接近垮台，广西軍队也已敗退。蔣为了进行他的政治欺騙，就于十月三日进入开封的那天，电国民党中央主張定期召开国民会議，頒布訓政时期約法，企图进一步把汪精卫的旗帜拿过来，以巩固自己的統治。国民党中央懾于蔣介石的威势，决議于翌年五月召开国民会議。但这个决議和胡汉民的"訓政保姆論"相冲突，而且这些主張又是汪精卫在扩大会議搞的把戏，胡始終不以为然，常在閑談、講演或文字中加以疵議。到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晚，国民党全体中委在蔣宅討論約法問題的时候，蔣、胡的意見相左，竟形成了当場正面冲突，蔣当夜就把胡汉民軟禁于南京湯山。国民党的粤系中委及西南实力派議論紛紛，首先由陈济棠于四月二十八日通电責蔣，繼由监委邓泽如、林森、蕭佛成、古应芬等联名通电責蔣。孙科、王寵惠、汪精卫等亦相繼赴粤，于五月二十七日在广州召开中央执监委員非常会議，推定委員十六人成立西南政府，与南京政府对立，名目上是粤系，实际是合国民党的所謂"左"右派和桂系一起組成的。桂系在广西蟄伏一个时期之后，乘此机会又伸出头来，走上了西南政治舞台。

这时，蔣介石采取怀柔政策，声言对广东不采用軍事解决，而专注意于江西"剿共"，并且由蔣御用的国民党五中全会决議仍以胡汉民为国府委員，且恢复李济深的国民党党籍，任为国府委員。会后，蔣就去南昌专事"剿共"。是年九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内部迫于全国抗日高潮，都感到有"团結"的必要，于是协議由粤、滬双方同时召开会議。經过許多周折，蔣介石曾一度下野，到一九三二年元旦才成立統一政府，原由广东非常会議成立的西南政府于一月五日通电撤銷。但西南又成立了所謂均权分治的"国民党中央委員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員会"和"西南



China

軍事分会”，实际上仍然存在半独立状态。

陈济棠本是李济深部的师长，北伐时随李留守广东，因势坐大，逐步升为軍长、集团軍总司令。蒋、桂战起，李济深在南京被扣，陈通电拥蒋驅桂，以后又暗中迫走陈銘樞(广东主席)，取得对广东的統治地位。他因不是蒋的嫡系，时时怕蒋搞掉他，所以他要利用国民党内反蒋的元老派和蒋介石之間的矛盾，来作他的政治屏障。在元老派声势强大，如到广州来举行非常会議等反蒋活动时，他极力支持，用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并維持西南的半独立状态。同时，他又怕西南方面反蒋更坚决的人——如李济深或桂系的李、白等会起而代他，所以在元老派内部四分五裂、力量衰微时，他又暗中同蒋介石勾結，接受蒋的賄賂。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蒋派蒋伯誠坐駐广州，专門作收买陈济棠的工作，暗地里送給陈济棠的錢是很不少的。陈并且把余汉謀部派到贛南去协助“剿共”，为蒋效劳。国民党内的元老派既要利用陈济棠作为反蒋的实力，又不滿陈济棠患得患失、模稜两可的态度，甩不敢过于逼他，以免他完全倒到蒋的方面去。陈济棠原先为了取得广东地盤，乘桂系失敗时就拥蒋驅桂，作蒋的鷹犬，几次把桂系搞得不能出广西一步。到了他的地位巩固时，他又要联系桂系，以便取得对蒋的威胁作用，来維持两广的半独立状态。可見陈济棠在这种錯綜复杂的矛盾关系中，一方面縱横捭闔，敷衍各方，互相利用，一方面又患得患失，始終不肯毅然反蒋，其唯一目的在于保持他的“南粤王”的地位。

陈济棠有滿脑子的封建迷信思想，自信他之所以飞黄騰达，全是命里注定。他的哥哥陈維周更到处看风水，滿想找一穴龙眠吉地来移葬他的母亲，以便护佑陈济棠能取代蒋介石的天下。这种“不問蒼生問鬼神”的笑話是很多的。据說陈济棠很信他命帶妻



China

財，因为从他当連长时和私娼莫秀英結婚以来，就一直官运亨通，說这完全是莫秀英的“八字相夫旺子”的关系。所以陈很听莫秀英的話，連他修建的要塞炮台，也有取名“秀英炮台”作为吉利兆头。至于卖官鬻爵，完全由莫一手包办，更是当时众人皆知的事。

从桂系方面来說，久蟄思起，正好利用西南半独立状态，企图积极推动陈济棠和其他方面組成反蔣的联合陣綫。因此，李宗仁以西南政务委員会常务委員的名义經常留住广州，全力撐持西南政务委員会这塊招牌，专事推动反蔣的政治活动（他一面是折冲樽俎，与各方面进行拉攏，以扩大西南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是为了坚定陈济棠的反蔣态度，并企图从广州方面取得物質帮助），而把广西家务完全交給白崇禧全权处理。我經常往来南宁与广州之間，在广州帮助李宗仁进行活动，并和国民党留居广州的元老派共同劝說推动陈济棠反蔣。

記得我每次到陈济棠那里去談話的时候，他手里經常端着一只水烟袋，我們談着談着，他总是說：“为章兄！我一定反蔣！”尽管他每次都开出反蔣的支票，但总沒見他兌現。他既想扩大地盤，又怕丢了老本，患得患失的心情老在折磨他。各方策动他反蔣的人，对他这种迟疑不决的态度都非常不滿；有时我也气得跑回广西去了。白崇禧便常常带着挖苦的口吻說：“我們跪在猪栏門口喂猪，唯一目的是要猪肥嘛！只要猪肥就好了，急也是急不来的呀！”这說明当时推动陈济棠反蔣，并不是輕而易举的。只有后来蔣介石逼得他无路可走了，他才被迫走上反蔣的道路。

## 二、事变第一阶段

蔣介石之所以容忍西南保持比較均权的状态，对胡汉民等国



China

民党元老派采取敷衍态度，主要是为了集中力量来对付共产党，但他并没有忘怀两广問題。

当一九三六年一月間，胡汉民由欧洲回国时，蒋立即派居正等赴香港迎胡回南京，就是想解决两广半独立状态的步驟之一。那时，陈济棠、李宗仁为爭取胡汉民这項政治資本，也赶忙赴香港迎胡去广州，向胡表示忠誠，力請胡領导他們反蒋。胡汉民因对蒋宿恨未消，見陈、李他們也确有一些軍事力量，就声言决不北上，留在广州积极准备反蒋。不料到五月間，胡忽因脑溢血病故。蒋見时机已到，乃派居正、孙科等八委員以祭胡为名赴广州，要求两广当局进一步加强全国"精誠团結"。很明显，这就是要取消西南半独立状态了。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对华軍事侵略的魔爪，已由东北伸入华北。蒋介石签定了屈辱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之后，日本为了进一步要求华北五省的特殊化，就对华北大举增兵，汉奸公开活动，浪人到处挑衅，并逼蒋签訂所謂中日"共同防共协定"，气势洶洶，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在西北方面，风傳張学良、楊虎城已与共产党妥协，将发动抗日运动。蒋急于要解决西北問題，除已派兵到山西协同閻錫山堵截紅軍东进抗日的进路外，并以重兵調往潼关、洛阳各地，想逼張、楊繼續"剿共"，并乘机解决晋、綏、秦、隴的地盤問題。两广方面認为蒋既有事于西北，而日本侵略华北，局势又显得十分紧張，所以是假借抗日旗帜、进行反蒋的絕好时机。因此，当蒋提出徹底統一两广的要求后（外傳蒋曾提出五項要求，有无其事我記不起了），陈济棠当然不愿意，桂系則极力主張趁此时机反蒋。这时，陈济棠若不共同反蒋，就会陷于孤立地位，他的"南粤王"的美夢就不能再做下去了。他感到与其坐以待亡，不如和桂



China

系一起反蔣，以便进可以爭取全国輿論的同情，扩大西南声势，进一步瓜分蔣介石的政权；退也可以使蔣投鼠忌器，多少向西南讓点步，以便維持西南現状。

两广与各方密謀反蔣，早就有信使往还，許多地方軍閥多有代表駐在广州，形成一种不定型的政治俱乐部。这时为了加强重点地区的联系，陈济棠和李宗仁就派陈的哥哥陈維周和我作为亲密信使，去湖南联系何鍵，要他和两广共同反蔣。何見到我們后滿口答应，他說：只要两广出兵，他馬上就拥护，但要求补助軍費，同时要絕对保守秘密，并指定以后由他的秘書长凌璋負責和我們联系。話虽如此，据后来了解，何鍵和我們接洽后，立即向蔣介石告了密，他用这两面手法向双方討好。

为了部署軍事，白崇禧又从南宁来广东，和我一道到东江、北江等粤、桂边境地区，視察地形，拟定作战計划，大体是：对福建和貴州方面采取守势；对江西、湖南方面采取攻势；粤軍主力集中在大庾、韶关地区，准备进攻江西；桂軍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区，准备进攻湖南，并在粤、桂两省与各邻省的边境地区构筑了防御工事。

当时西南方面可能使用的兵力大体如下：

陈济棠的第一集团軍，原有三个軍，軍长是余汉謀、陈济棠（副軍长張达）、李揚敬，每軍三师，师长是莫希德、葉肇、邓龙光、巫劍雄、李振良、李汉魂、黄延楨、黄質文、張瑞貴等。另外有个独立师，师长是黄任寰，一个教导师，师长是繆培南，一个独立旅，旅长是陈章，一个警卫旅，旅长是陈汉光，四个盐警团及財政厅的两个特务营。动員时，即以原来的独立师和教导师为骨干，扩編为四、五两个軍，以黄任寰、繆培南为軍长。粤軍的編制每师是四个团，一起

約有七十个团，共計二十万左右的兵力。

李宗仁的第四集团軍，原有两个軍（第七軍軍长廖磊，第十五軍軍长夏威，副軍长周祖晃、韋雲淞，师长为王贊斌、覃連芳、苏祖馨、賀为珍、程树芬等），臨时扩編两个軍（包括十九路軍的翁照垣师）；另外广西民团已訓練有素，能作战的有九十九个大队；一起約十多万兵力。

两广兵力总計：陆軍部队不下三十多万人；空軍方面广东有六个中队（司令黃光銳），广西三个中队（司令林偉成）；海軍方面广东有江防艦艇数十艘（司令張之英）。

蔣介石方面，兵力比較分散，随着紅軍向西北长征，蔣乘机跟着紅軍走过的后方，对黔、川、康各省实行了軍、民、財政的統一，并分别派兵駐防：在北方以一部兵力进入山西，在潼关、洛阳一带駐重兵，促張、楊繼續"剿共"，在、閩、浙、苏、豫、隴海綫各地，也各分别駐有一部分部队。估計这时蔣能用于对付两广的兵力，不过十余万至二十万人左右。

此时，蔣除将原駐貴州的薛岳所部威胁桂北边境、以原駐福建的蔣鼎文所部威胁粤东边境外，另調甘丽初部集中衡阳，陈誠、卫立煌等部集中湘、贛边境，准备进攻两广；并将空軍集中在贛、湘两省基地，以一部海軍集中廈門，准备从海空方面协同陆軍作战。

两广方面准备好了之后，为了打出抗日的幌子，就先于五月二十七日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以激起全国反日情緒，爭取輿論的同情，并积极延攬接納各方抗日反蔣人士；于六月一日公开揭起抗日旗帜，实际进行反蔣。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員会于六月二日以"冬"电逼請中央領导全国从事对日抗战，并通电全国党政軍民各界吁請一致督促中樞領导全国从事抗日。



China

两广"冬"电发出后，立即动员两广各级国民党党部和群众团体纷纷响应，在两广各地举行宣传示威运动；同时由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李宗仁率全体将领及海、空军、要塞司令等，联名于四日以"支"电响应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冬"电的号召，說："自'九一八'以来，……我政府隐忍委曲，……俱不足以餍敌人的苛求，今亡祸已迫于眉睫，舍奋起抗战外，实无他途。我全体唯有依从鈞部、鈞会主張，为国家民族爭一綫生机。請迅予改頒軍号，明令屬部北上抗日"云云。旋即由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員会联席会議决議，准予改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軍抗日救国軍"，頒发印信，部队仍沿用第一、第四集团軍番号。同时，分别欢迎各方抗日反蔣的党派、团体及各界人士到西南来，共同进行抗日反蔣工作。

蔣介石本人則僞装鎮靜，在六月八日举行的中央机关总理紀念周会上表示：中央这次派員祭奠胡汉民先生，至誠专一，尽哀尽敬，决无向西南提出五項条件的事；并表示决不相信外边一切謠言，相信西南必能和中央团結一致，企图用这来安定各方輿論，緩和反蔣气氛。于是，蔣一面布置召开国民党二中全会，請西南派員出席商討，以作緩兵之計；同时暗中向两广調集軍队，并設法分化和收买陈济棠内部，又假惺惺地和西南文电往还。蔣首先复陈济棠一电說：今天要救亡图存，必須以整个的国力，取一致的步驟才行，否則，就会減損对外的力量，要他們的"部队征調，切莫进入邻省边境，……并望推派負責人員来京，共同商决一切"。同时，蔣又于九日用国民党中央委員会名义以"佳"电电复西南各委員說："华北危急，誠如电言，救亡御侮之道，中央与諸同志初无二致。惟須有一致之步驟、整个的計划，乃不致授人瑕隙，自召分崩。中央秉承



China

五全大会关于外交报告之决議，以努力和平与不惜牺牲的方針，遵循不渝　諸同志关怀迫切，尤具同情，自应于最近期内，召开全体执监会議，于一貫方針之下，进为步驟緩急之謀。希飭所屬部队，勿因輕率之自由行动，致誤救亡大計”云。蔣企图以开会商討为名，制止西南部队自由行动。

西南方面立即发出“寘”（十一）电，針对“佳”电内容逐一駁复，要求“中央”領导全国一致对日抗战。并指出：“中央若果有御侮决心，則日本正在华北增兵，何以不見中央向北开动一兵一卒，而反将北方及中部各省駐軍紛紛向粤、桂压迫？御侮不可徒托空言，救亡必須見諸事实。华北危机既迫，唯有实行抗战，始克救亡，决非从容坐談之时。只須中央領导抗日，則全国統一之势立成，一致御侮之效可睹。乃不此之图，反欲一面以召集全体会議搪塞全国人民一致抗日之要求；一面調集重兵，压迫湘、粤、桂之四境，一对外之实效未图，而内战之危机先啓。此不独授人瑕隙，自召分崩，亡国之禍，即在目前矣。何去何从，惟鈞会实利图之。”

两广方面除徹底駁复“中央”外，同时又假意地遇事向“中央”請示，报以“根据一、四两集团軍将領慷慨請纓，并請改頒軍号，以便出师抗日。当經屬部屬会联席会議通过决議：准予改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軍，并頒发印信令遵在案”；并报以“复据一、四集团軍总司令陈济棠、李宗仁会报，两粤部队悉数可調遣北上；后方治安，两省民众武装足可巩固，特請中央指令北上路綫及集中地点，并对北上部队餉粮械彈源源接济”。两广方面就这样来进一步逼請“中央”領导并支持抗战。

同时，两广方面为爭取輿論同情，并宣傳主張开放民众集会、結社　言論、出版等自由权利；主張取消中、日間所訂非法加等协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